

九十四年度第二期補助案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長篇小說】大巴六九部落系列之四：大正年間—上部

申請者：林二郎（巴代）

附件二：自選完整章節（第一章第三節）

三、巴拉冠的警鐘

從麻祿日離開野墳區後約半個小時，整個小徑又陷入雜亂的黃昏交響宴，暮蟬、紡織娘、夜歸的鳥雀、陸續出洞口的蝙蝠，重新佔領野墳區。

天空已經看不見橙紅雲彩，厚重的灰鉛雲泥已經開始坍塌，向山腰壓來。

五個奇怪的男子出現在野墳區往部落回程的小徑上。匆忙的腳步，劈啪的驚起幾隻鳥雀慌亂的飛離草叢。他們灰白色破舊的短掛唐衫的補丁旁，還看得到幾個新裂的破洞。捲起的褲管高低不一，赤著的腳趾都相同的沾滿了乾泥巴，像是從水稻田回來了一段時間。

第一個男子看起來較年長，揮著鐮刀不時的削去面前倒垂向道路面的芒草，又一面頻頻回頭看看後面的人是否跟上，臉孔清楚的呈現一股驚慌，除了看看後面幾個人，目光還偶而越過隊伍向更後方望去。

第二個男子名叫阿山，個子較小，卻揹著一個長髮披散、緊閉著眼睛、面色慘白不帶血色又沒意識的女子，吃力的走著。汗水流遍了他整個頭、衣背，眼睛也被不時流進的汗水，刺激的直眨。每走幾步路他得像濕了身子的狗兒左右甩，想用掉些流進眼眶的汗水。

一路上他沒提出誰來輪揹的要求，其他人也沒意思接替，甚至走在第三、四個的男子，還刻意的保持距離，表情有些嫌惡。

第五個男子，也同樣拿著鐮刀，緊跟著隊伍殿後，但不理會前一個男子走過後回彈的樹枝、芒草，低著頭走路，心事重重鎖著眉頭。

他們是部落附近農家一個名叫阿水的漳州移墾戶，七個兒子中的五個。

這五個人前後魚貫的快速走動，循小徑左右曲折，遠遠望去，隊伍時而隱沒在高大的草叢與樹林，時而顯露在低矮草坡上。相同瘦削黝黑的臉上，都有些張惶不安。沒人說話，除了走過草叢的沙沙聲，以及摻雜著緊張的喘息聲；還有赤足踩在石礫上卵石的滾動清脆的碰撞聲，以及腳趾頭踢中小石子引來劇痛的咒罵聲。

小徑旁的相思樹林，及野生的橄欖樹上傍晚最後一波的蟬鳴，在他們接近時受驚嚇的都暫停了叫鳴。

就在他們走過相思樹林邊緣，啪...的一聲響，一隻斑鳩由後上方歪斜的飛

來，摔落在他們前方小徑上，同時右側清楚的響起石子的落下聲。所有人循著斑鳩掉落的位置望去，頓時，腦海裡立刻浮起烤鳥的景象。每個人嚥了嚥口水，卻沒人停下來去撿拾，反而更加快腳步前行。

雖然是匆匆一瞥，他們也清楚的看到那斑鳩腦袋破裂，腦漿和著血水，濕了鳥兒灰褐色的頸羽，碎裂的腦殼明顯是小石子擊中所造成的傷。他們心裡都明白，這斑鳩是某個人的獵物，而獵殺牠的人與他們的距離很近，隨後就會跟上。他們可不願這時候遇見其他人，尤其是部落裡的人。他們的父親阿水，在他們出門前，可一再的叮嚀著。

「卡緊勒，有人麥來了！」走在前頭的男子突然變得更慌張，催促著大家快走。

揹在第二個男子背上的女子，因為揹著她的男子踉蹌快步的前行，也激烈的左右搖晃，斜著身軀，像是要從那男子背上掉下來。迫的走在第三個的男子臉上浮現著驚恐與厭惡，卻不得不趨近按扶。

就在快步出小徑時，整個山野突然響起了一連串的鐘聲，噹....噹...噹.....自部落方向傳出，驚得一群鳥飛起。

五個男子不約而同的停下腳步，抬頭望向部落，心跳更急速的跳動。

「害呀！緊轉去！」前頭的男子，輕聲的喊叫，其餘的人驚慌的跟著加快步伐，往座落在部落南邊水稻田的一戶莊院。

□

另一方面，從西邊舊部落「甘達達司」的方向，沿溪谷河階小徑走來一對中年夫婦，男的穿著單薄的汗衫，下著褲管掉了線的漢式七分長褲，女的多了一胸兜與圍裙。一前一後，光著腳板，各揹著裝滿乾柴的藤製背簍，神情雖然輕鬆卻因為負重步行喘氣，而斷斷續續的交談著。

男人的背簍約三、四十公分長寬的底，高約八十公分，背簍在四十公分的高度以上呈 U 字型前後對夾，同時以兩條藤編的寬帶子揹在雙肩，另外又以一條頭戴分攤重量。上頭除了裝滿木材，還有一隻皮毛已經燒烤焦的小型獸腿，穿過包紮的姑婆芋，向外伸出。而女人的背簍則高約五十公分，也同樣裝滿了柴薪，薪柴上頭綁著以姑婆芋葉子包得一大包野菜。

最近，他們趁著第一季小米收成完的空檔時間，重新燒墾了多年以前廢耕的一小塊山坡地，準備種玉米。新墾地經過多年的廢耕，已經長了不少的樹木，他們保留了廢耕前就已經有腰粗大的樹木，其餘都燒了作肥，沒燒的也砍修成木頭段，堆放在園子邊緣地勢稍微平坦的地方，待日後乾枯了作柴燒飯。

“Demalaluba da zia, nu gemani nu hazmemdala.”

「先休息一下，反正都晚了。」男人眼見前面就是休息區了，決定休息一下。似乎並不在乎天色快要暗了下來，使得回程路上光著腳板，腳趾頭可能碰撞石礫子的機率變高。

男人才剛說完，就已經看到休息區已經有三個人，坐在那兒抽起了菸斗休息，他定眼一瞧，原來是鄰居毛內卜帶著兒子從小米田工作回來。

“Biyamu? Dalawleb zia zi damagu!”

「你們今天有做完嗎？先坐下休息抽捲菸吧！」不等他們卸下背簍，鄰居毛內卜主動打起了招呼。

“Gabiada nu zazuwami, gemazu gana demvul a dalum.”

「哪做得完呢？我們就兩個人，那個地方草又那麼長。」

“Da dawazia, yiniyan dala za giagazun ziamaw zi, mawmu hadamazawa muwarab hazem, da baluwai zanda anez la.”

「還是慢慢來好了，又不是沒有活可幹，現在也不方便換工，作多少算多少啦！」鄰居遞上菸絲。

“Wula wula, murung mi! Yinmu mu? Semalem muza wumahi?”

「有啦，有啦，我們有帶啦！你們呢？樹豆種了嗎？」

“Wula aman a guwadanan, benabiya da marihami, hula eman a gavanavan ziamaw. Semalen mi za wumahi azaman, na vurasi mu, hazi saru a giagazunnam. Niniam anez gemaru demadawaz, baluza hazmeng.”

「我們還好，小米才收完田裡沒多少事。樹豆前天種了，樹薯跟地瓜需要整理的也不多。今天天氣熱，我們是存心在田裡打發時間，所以今天做的晚些。」

“Yi? buru hayai mu a wa! Hada menanhu gani Sian?”

「你們手腳比較快喔。咦，怎沒看到大女孩熙安呢？」

“Mi badalalubai, guwalanla za vulan, wuzumah zi nahuza helasaban, za zazeruwan mi guwyaw.”

「下午讓她先回去了，她開始跟著月亮了（註：月經，生理期），先讓她回家休息，順便整理整理、收衣服、做飯。」毛內卜說。

“Hinava awa, hinava wula anda dadegelan, wula andaw ginisahaz?”

「恭喜啊，看來我們很快就要喝喜酒啦，有沒有中意的人？」

“Hadaziya malazam, hinanavayan nanina vasazan nu menahu gu, mu hagu zia menahu za yiman na ruwa muwahiva da.”

「還不知道呢，這一批的年輕人都很不錯，不過還沒見到有人來家裡走走。」

“Hu...vanavanda raman indana zawzawwan, hazi waviyi na hayan zadaw ginigahizangyan, nu hinava nu gemadala mu, hadazia menahu zandaw ginalanan za baluyiyan! Dananahuwala!”

「哈哈...不急啦，鳥該飛，自然就會離巢，這一批的年輕人雖然不錯，可是也還沒看到他們做了什麼，再看看啦！」

“Ya, gumuzazi malalub gu mazenai, wala angu hinavan za gunin a huninan a venavadih mi gana dalun, alamu nu garawv mu.”

「對了，今天燒草的時候，抓到了一隻兔子，晚上別忘了到家裡啊。」

“Ai, ai, minimum na mizia mu.”

「好，好，洗過澡就過去！」

兩戶人家，四個大人抽著菸捲，放著小孩在一邊閒聊，眼看天已經黑了，都準備離開。才起了身，清脆又單調的鐘聲，噹噹噹...的傳進了整個山谷，七聲一個段落，間歇四個音符又敲了七下，持續的敲打著。

氣氛一下子變得緊張，他們相互的看了一下，加快了動作，沒繼續交談，直接往部落奔了去，殿後的男人還不時的回頭張望。

□

“Wulayiyān naruna lalak?”

「小孩子到哪裡去啦？」

“Hāzmemlāzi, gābīalā menimu nāzuna gulguḷ zan? Dēnzū?”

「都這麼晚了，澡都洗了沒？飯煮了沒？」

“Malāzām zemelēnnān hāzimuwayi gibagarun, māḷemes a hāzimai zi, wuliyānla hāzēm nanina lalak.”

「就只知道到處遊蕩，不願意被差遣，這些小孩子喔，老早就嚷著要從田理回家，現在人道哪裡去啦。」

“Guyi buwakbugaw nu hāzimy.”

「待會兒回來，一定要好好揍他們一頓。」

部落東邊幾戶種水稻的人家，陸續回到家裡面，其中一戶沒見著下午就不見蹤影的幾個小男孩，氣的直想揍人，疑惑的問了問留在家裡年紀較大的女孩。

這女孩十九歲，名叫阿來代，太陽才下到山稜線的時候，她就依往常的習慣，先回到家裡起火準備飯菜，並督促幾個弟弟洗澡。剛才父母進到院子時，她正移開以三顆石頭做成的爐灶裡面的柴火，繼續以炭火燜熟鐵鍋裡夾雜著地瓜塊的白米飯，木桌上也擺了幾盆已經處理好的野蔬菜。

今天下午，她的父母以及其他也是種水稻的幾戶人家，約好了犁完一階的水稻梯田後，便到伍觀兵家裡面集合碰面。一方面是因為伍觀兵的兒子麻祿旦，今天清晨第一個搶到巴拉冠的「刀留」，下午要單獨巡察，她母親高興的直接約了做糕粿；另一方面，伍觀兵在第一季水稻播種時，曾經允諾要找人教大家做草鞋，前些天水稻收割時，伍觀兵又提醒，要大家留下一些比較長又直的稻桿，準備作草鞋。今天下午，找來了一個過去當清朝兵的湖南籍「魯跌」（註：泛稱閩粵以外的大陸人，尤其是清軍），所以幾個種水稻的人家，都約了去。

阿來代也跟了去，才編成鞋簷，便被他父母指示回家準備晚餐，至於那幾個男孩，早就不知到躲哪裡去了。回到家後阿來代見不到人，猜想他們一定到溪邊玩水抓青蛙、螃蟹了。她倒不是很擔心，男孩子野慣了，待會兒，天全黑了自然就回來，她只希望那些小鬼平安回來就好。

看到父母親見不到幾個小鬼正在發作，阿來代趕緊找話題來說：

“A yina, gumuza nanmu zinawayan na guts? Hīnava?”

「啊，伊娜，你們今天鞋子編的怎麼樣？不錯嗎？」阿來代看見竹編泥牆角

的兩個鬆散的、看不出是什麼東西的稻桿編製半成品，有點半開玩笑的問。

“Aigia, gumuzagana gahulihulizan yiruna guts, menahugu gaduna ludia, gemani gemaziu nandaw lima, aigia gana saihi mu, gumuzazi hagu maruwa meleb.”

「唉啊，那個怎麼那麼難編，我看那個魯跌的手一下子轉過來，一下子又轉過去，好像很簡單，可是我就是不會。」她母親看了一下木桌上撿完的蔬菜說。

“Yinumu, biya yu ama?”

「你呢？阿瑪！」阿來代轉過頭，問已經坐在院子，正塞菸絲到煙斗的父親。

“Wushi...gawla gasaihugu gemanangu anel, gumuza gana gahulihulizan, gia saihi awa yizuna ludia.”

「嗚噓...我一直覺得我的手很巧，可是做這個好像就做不來，這個魯跌很聰明，用稻桿居然也可以做鞋子。」阿來代的父親沒立刻點上煙斗，語氣有幾分自慚與讚嘆。

“Aihala...hamu menazam balura saihumu, hadalay baigaguts?”

「你們都沒有學會，那我們還是要光個腳板喔？」阿來代原不指望什麼，但是他父母親這麼一提，她直接想到自己的大腳板。

下午，她算是見識到那個身材高大的「魯跌」和他兒子腳上穿著的草鞋。雖然因為方言的關係，她聽不懂那「魯跌」嘴裡說什麼，但是因為好奇，過程中非常仔細觀察。她天生手巧，很快就編成了一小塊，離開要回家時，她還寄望她的父母可以學回來，可沒想到狀況竟然這麼糟。心想，自己要另外找個時間好好摸索，應該可以做成一雙鞋子來，對於穿鞋的滋味，還真叫他感到好奇與期待。

“Inguwana mevel, zi, wawa vinnayu na waziu, gemanila gana hazemen zi hazizia murarumah.”

「菜我來弄，把你弟弟們找回來吧，都這麼晚了還不回來。」她的母親沒順著接話，瞄了一眼原來就插在茅草屋簷的藤條，囑咐阿來代去把小孩找回來。

“Gaigu ingu, hinava bayas gu menimun, gawla zia gaziu yi zanzannum!”

「我去吧，順便洗澡去，那些小鬼一定還在溪邊！」她父親沒等阿來代回話，起了身，往院子外走去，而看門的那條黃狗，搖起了尾巴跟了去。看來她父親早猜到那些小鬼的去處。不，應該說，這是這部落小孩通常的去處，連猜測都省了。

才走過三戶人家的院子，巴拉冠的鐘聲突然響起，因為距離近，耳朵似乎還聽得見鐵鐘因為敲打而產生的嗡嗡共鳴回音。

阿來代的父親心頭一驚，男人的直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想起在溪邊的小孩，他加快步伐往前，而幾戶人家的女人，因為突然的鐘聲，而紛紛向院子外探頭。

“Gamaw nazuna laklak, niman lalak awa?”

「不會是小孩出事吧？誰的小孩？」阿來代的父親胡亂猜測著，越想越心急，幾乎已經變成小快步。就在快到溪邊時，遇見了幾個找小孩的男人女人。

“Nanina ludun mu, guwa buwakbugaw nu hazimai.”

「這些猴子子，待會兒非得好好修理不可。」

大人們七嘴八舌，而那些樂不思蜀忘了回家的小孩們，在鐘聲響起的時候，

也各個驚慌的往部落逃，沒有幾個人把衣服穿完整的。年紀較小的孩子，手裡拎著衣服，光著屁股，在後面哭哭啼啼的一路追趕，看在這些找小孩的大人眼裡，是又氣又好笑，一陣數落後，又不約而同的揮起手掌、枝條把小孩趕了回家。

鐘聲噹噹的持續敲擊，揪得部落各戶人家一顆心，也忐忑起來了。

□

Na vavuy, maniduh.

Gemazgaz ra vurasi, hari maruwa.

Gemerut ra vuhiz, hari bagayah.

Mehuthut ra gawi, hari bagaguwa.

Mahawmu, mulaklak.

Savelaw, galunkun.

Kalamannam, masan gani Diguwan.

老山豬，缺了牙

扒地瓜，扒不動

挖芋頭，挖不到

啃樹皮，啃不下

要喝水，水漏光

肚子餓，瘦巴巴

真可憐，像笛鸛

獨居在部落東邊的女巫笛鸛，正帶著幾分的醉意，一邊哼著他自己隨興編的歌謠，一邊正努力的紮起小草偶，也不知道是因為有了三分醉，或者根本已經醉了，她始終編不起來草紮人偶的左大腿。

“Mazvihas gula?”

「是我醉了嗎？」她搖搖頭，做了個鬼臉，覺得除了稍微燥熱一點，臉皮感覺還算清楚，沒有麻痺的感覺。

“Gumuza zi hagu mazuwa mebiz.”

「怎麼老是編不起來？」又自言自語，撥了撥右手指頭，把骨針夾在小指頭及無名指間，拿起竹杯裡的小米酒往嘴裡送。

“Himazan awa.”

「這酒好喝！」她輕聲的讚美：

“Mazga saihula zemawai ra guda yini Alaw awa!”

「阿落越來越會釀酒了！」

笛鸛是大巴六九部落，被譽為天才的調皮女巫，身材極為嬌小，宛若童女。因為成巫的時間極早，所以年齡雖然才五十出頭，巫齡卻僅次於女巫頭子蘇奈。

關於他的學習巫術的過程，與其他女巫的過程是一樣的，但因為資質天賦極優，又沒婚姻、家庭生活的羈絆，在專心學習下，巫術就顯得特別高強，連女巫頭子蘇奈都自嘆不如。她最擅長兩軍對仗的「擺陣」巫術，使人害病致死的黑巫伎倆尤為精到。

卑南族幾個部落習巫的慣例中，為了維持部落間的嚇阻實力，平時會有一部份人特別被指派研習黑巫術。這幾年，笛鸛的身邊，就有一個阿姨輩的女巫阿落，正跟著她學習以草偶施法，使人致病的黑巫術。今天為了自我檢驗學習成果，阿落還特別請求笛鸛以她為對象施巫，來練習黑巫術的對拆招數。

為此，阿落特別在小米收割時，留了一些飽漲結實的小米穗，釀了酒，在今天中午的時候，當作遲了送來的束脩，給笛鸛解酒隱。笛鸛當下滿心歡喜，答應製作一個草偶，並相約定以阿落的右膝蓋以上的大腿為施咒範圍，讓阿落練習解除巫術的咒語。

“Gawla a gemuzaguza?”

「會有什麼事嗎？」笛鸛忽然停止了手上的動作，望著草偶接不上的右大腿，隱約感到不安，她懷疑自己喝醉了，但又想了想，過去這一年，部落平靜，女巫群在頭子蘇奈要大家多鑽研的指示下，彼此間鬥鬥法之外，都各自照顧家庭，一切還算穩當。

“Gawla mawza gahinayan!”

「這也許是好事吧！」想起大家都平安，笛鸛又自顧自的安慰自己，她喝完最後一口小米酒，看看手上的草偶，想盡快紮好。

“Gaslu yi Alaw ganingu.”

「阿落會罵我啊！」她又自言自語，表情有幾分調皮。才拾起一根苧麻絲，突然心悸。

感覺強烈的心悸。

“Hazi, wula a gemuwaden.”

「有事！」她似乎酒醒了些，放下草偶，站了起來走到院子口觀望了一下。

傍晚漸漸東西對流的風，暖暖的吹拂，讓她感到躁熱連帶心情也煩躁起來，她轉面向屋內，巴拉冠的鐘聲卻開始響起。

“Peila, mayahla za guda nani na mahinayan.”

「呸！這些男人，又要喝酒了嗎？」她一向對巴拉冠的鐘聲反感，部落男人有事要集合總是敲鐘，吵死人了，她總說那是男人要喝酒的集合聲。不過，今天這鐘聲讓她覺得有些不安，直覺這一定有什麼問題發生。

“Guwa ababennai ziya, hazi zazuwa mazennai naruna valalisen.”

「不管啦，反正有什麼事，等一下馬力盛會來通知。」她嘟囔著走回屋內，而掛在牆柱上的臭油燈，看起來卻像逗弄她似的，左左右右扭動，使得屋內桌椅的影子也前後左右擺動。她覺得有趣，索性調皮的對著油燈也扭了起來，手舞足蹈，不理會鐘聲一下又一下的噙響。

□

噹……噹……噹……一陣陣清脆的鐘聲自部落中心不斷響起，狗吠聲逐漸連遍的串起，幾隻老鷹嗅著了些怪異，在部落南方小徑上空，高高的流連盤旋……鐘聲、狗吠聲，在太陽下山，天色已完全暗下來的偏遠山邊部落，開始糾結、錯落……

噹……噹……噹…鐘聲規律不急迫的響了七下，四個音的間斷後又響了七聲，一個七下又一個七下。

“Yi? Gumuzala?”

「咦？發生了什麼事？」

金機山端著碗筷，停止嚼動，語音有些含糊。他的大兒子桑布伊隨即離開座位走到院子張望，神情有些緊張與困惑。

噹……噹……噹……又一段連續鐘響。清脆、沒共鳴聲的七聲，不急緩，存心撥弄神經似的，從巴拉冠的男人聚會所散開，撕裂了大巴六九部落傍晚慣有的悠閒，而暖和的六月南風，也似乎突然燥熱起來。

部落的狗兒，不安的嗷叫聲，此起彼落的連成一遍，與鐘聲規律、冷靜與近乎無情的節奏搭和，形成了一層由淡轉濃的肅殺氣氛。部落傍晚時分每天上演的嬉戲哭鬧聲，一下子變成悉索的默劇，只偶而聽到小孩壓抑不住害怕的一兩聲哭叫。

金機山的二兒子不等第四次鐘聲響起，便取下牆上掛著的長刀衝出院子外，循鐘聲方向狂奔而去。

“Badelun la badandan, wulamanla?”

「鐘聲敲過了第三次，會是什麼事？」金機山放下碗筷，喝了口湯，無心繼續吃飯，瘦削的面部肌肉抹上了明顯的不安。

自從三十年前，在馬里山一場惡鬥，並與內本鹿幾個部落取得共識後，這個小部落已經沒有這麼不尋常的召集鐘聲了。年輕時全年戰備、終日惶惶的記憶，突然鮮活起來，繃緊了金機山的每一吋神經。他揹起隨身的雜物袋子，由大兒子配著長刀陪著，向巴拉冠走去。

一個傳遞訊息的少年，正巧揹著顯示傳令身份的刀留與金機山相遇，禮貌的在十餘步前，讓出道路靠向路邊停下來，向金機山俯首示意，待金機山通過後，重新跑動。鈴…鐺…鈴…鐺…的規律響聲，隨著他的跑步步幅，一高一低的在部落狹窄的巷弄回應。

金機山的妻子伊黛，在金機山一離開家門，立刻督促著媳婦、孫子們儘快用餐，並關閉院子大門以及房子的門窗。

大巴六九這個小部落，傳統以來爲了防範偶爾翻越大巴六九山的鄰近族群，以及應變緊急事故，發展出了一套防衛機制。當部落首領覺得需要召集族人時，便由留守在巴拉冠的青年擊鐘通知，每七下爲一個單元，間隔四下後，再敲第二個七下，以不超過三回爲原則，當緊急事故發生，視狀況緊急的程度，持續往下

敲，直到足夠應付的基本人手為止。

當鐘聲響起時，被稱為「馬力盛」的少年階級，便立刻被指派揹著刀留與第二級的青少年「基度萬沙」攜帶武器，混合編組，沿部落界域來回奔跑，完成第一線的警戒，一方面通報，一方面巡邏跟緊急支援；其餘在家附近的萬沙浪以及其他男人，則於最快的時間跑回巴拉冠接受調度。這樣的防禦機制，讓這小部落安然度過包括部落戰爭的數次緊急事故。

“Gawla a magamliyan.”

「是有些不尋常。」

金機山心裏嘀咕著，往巴拉冠的路上卻沒多說一句，眼睛仔細搜尋路旁樹叢的陰影，深怕裡面藏著什麼，會有什麼突如其來的危險。他的大兒子桑布伊，更握著長刀柄，緊繃著神經，不時的四下張望。

緊張的氣氛下，父子不發一語，疾走。